

九皇斗姥戒殺延生真經

重刊道藏輯要

九皇斗姥戒殺延生真經

淨咒八則

淨天地咒

上天下地

本無不平

自世好殺

劫運迭興

仰荷斗姥

說此寶經

調和兩大

復歸清寧

淨八方咒

太和四布

八方自安

山無崩圯

海不揚瀾

龍虎就位

雀武罔干

同焉效靈

衛我法壇

淨壇咒

維此法壇

雖居塵界

靈文一展

萬聖咸在

嗟爾邪魔

毋犯我戒

靈霞現隨

斷不姑貸

淨身咒

勿謂身微

藐如稊粟

亭亭其表

珊珊其骨

惟慮莫知

悞蹈汗濁

敬宣聖謨

勝于齋沐

淨口咒

的的朱唇

出納之司

緣就葷穢

見棄神祇

一念改悔

聖賢可期

弗漱白潔

天實鑒知

淨心咒

丹臺僅寸

至虛至明

肉食斯鄙

遂致弗靈

何以滌之 無踰好生 充滿厥量 慈德惟馨

淨水咒

湛然杯水 不盈一勺 大海同歸 疇敢玩狎
洒成甘露 愁怨悉拔 一塵不染 與天相合

淨法品咒

法筵旣張 法品咸備 泠泠者聲 嗶嗶者器
卽器卽聲 上聖默契 旦夕周圓 功德靡旣



九皇斗姥說延生保命心咒

唵 娑持赤達坦不囉也 紛橐魯遁何拉呢也 呼嚕咭哩

阿淡喝喇斯 堵哩厄特 嘛嚩忽伯慘鬱那 唵 烏達烏

嚩 嘛唏嘛唏 撐犁喔拉哆 奚斯黯囉喝憚那 盧塗唎

咯嗎弗唾 唵 摩納呢摩納呢 摩納厄嚕呢 拖羅嚩哩

釋力扇底伯納難 淡哆呢 嚕囉斯 吽吽吽

此咒誦之可以延年且所求皆能遂願不可輕視

九皇斗姥說戒殺延生真經

九皇斗姥金輪開泰元君頭挽螺髻身被霞綃耳墜金環足登珠鳥左手執拂右手執杵乘五龍之車趺八寶之座會三登上真於摩利支天談生天生地之道闡不生不滅之旨羣真聞講莫不首肯各各稱善始散時洞明星君侍側未退復稽首元君前長跪上白曰臣聞五氣順布斯成四時兩大好生斯有萬物邇隆之世雲呈其祥星煥其瑞維時衆庶熙熙皞皞不見兵革各盡天年多臻壽考中古以降戰鬪相循饑饉洊至災禍疊遭壽始不永遞及叔季迥異古初嗟彼下民非死于窮餓卽死于刀兵幸而身際太平得免遷播歲值大有不至啼饑然陽侯肆

虐于卑土祝融布毒於閭閻五傷之鬼橫行于白日五疫之神
漸染於四方老少無分貧富不計一歲之中因是而死亡者細
核其數盈下億萬維我斗姥仁心爲質曾發宏願東至於扶
桑西至於崦嵫南至於窮髮北至於崑崙所有衆生除怙惡不
悛信心不篤之外誓無岐視概與救度念此無辜能不顯厥神
通垂手一援耶斗姥聞言浩歎良久呼星君起而告曰惟彼
蚩蚩頻遭无妄我非不欲急爲救拯願禍福之來必有其因忠
孝節義皆福之兆四者細校孝爲最大人能盡孝決無不獲其
福者淫殺口過皆禍之媒四者熟審殺又爲重人如好殺決無
不蒙其禍者孝之當務前已詳言不世不復更贅汝今所云則

固好殺之過致成劫運初非古今異局天地有變也試爲汝一
一言之天地以靈秀之氣生人卽以龐雜之氣生物其靈秀所
生而能保其靈秀者是爲克家之子其龐雜所生而安於龐雜
者亦爲不肖之兒克家之子其愛惜固不待言不肖之兒卽未
必深其愛惜當亦不忍置之死亡天無今古之分人有古今之
別上古之人得天甚厚渾渾噩噩殺機未開中古之人欲心旣
蒙殺機漸啟至於叔季惟知有己不知有人大則悖逆不道殺
人盈野次則嚴刑峻法草菅人命下則爲財色而傷人之生因
惱怒而致人之死種種惡業難以枚舉然以人殺人明有王法
三尺具在莫可逃遁且同類相殘咸知其非苟非慄悍極惡之

徒猶能自警而不敢顯行其毒至若飛走之羣鱗介之屬既非同類復無明禁食肉寢皮視爲當然卽有善良從旁勸阻乃反斥爲異端笑其迂拙于是清寧之天變爲殺戮之天太和之氣遂成酷烈之氣率土皆然恬不爲怪抑知天地生物其於人也雖有靈秀龐雜之殊而溯厥大生廣生之初心總無二致不忍已于人而因以氣之靈秀者生人不忍已于物而因以氣之龐雜者生物人爲天地所生物亦爲天地所生則天地之愛物又何異於愛人願可指爲非我族類不妨供我七筋乎如謂凡屬非類戕賊無害則人以物爲不類而可以食物之肉寢物之皮物亦以人爲不類而笑不可以吞人之肉嚙人之骨物有爪牙

鱗角以爲搏取之具設物恃其力而曰弱之肉強之食恣其攫擊而食人不止人豈甘心于物將必有起而除之者弓矢矰繳網罟陷阱人之爪牙鱗角也人恃其巧而曰愚之肉智之食縱其貪饕而殺物無厭物亦豈甘心於人而特苦于智之無可如何然身雖受死而怨憾不平之氣其何能消始猶爲數有限散布于一方繼而殺戮漸多洋溢于四境積而久之害物無算此氣遂充塞于天地之間夫怨憾不平之氣至充塞于天地而陰陽安有不忒五行安有不愆劫運其能免哉風寒暑濕侵於人之身而疾病生愁苦怨毒滿於天之下而災害至卽小可以悟大夫又何疑因說頌曰

萬物共生

本無所礙

人心不善

忽開殺戒

殺以召殺

遂成孽界

毋怨昊天

自取之罪

我今慈悲

爲破其昧

諄諄相告

以代帝謂

九皇斗姥說戒殺延生真經

斗姥說頌畢乃曰劫運之來由於殺機之熾自當以戒殺爲主而殺之卒不能止者其故有三一因口腹之貪二因習俗之同三因非類之說先中其心遂執迷不悟雖有良言亦無自復入是欲止其殺必先破其迷欲破其迷必先開其蔽而欲開其蔽又必先明其理蓋天地生物無異生人人爲行虫其種共三百六十彼飛者爲羽虫走者爲毛虫潛者爲鱗虫甲者爲介虫無母而生者爲化虫隨時而生者爲候虫旋生旋死與么小不可觀聞者爲微虫凡此七虫其種亦各三百六十行虫之中有善有惡有貞有佞七虫之中有良有毒有馴有悍是故七虫之龍

鳳麟龜猶行虫之聖賢也七虫之睢雁羔烏牛狗蜂蟻猶行虫
之義夫節婦孝子忠臣也其若鷹隼豺虎卽行虫內之強暴梟
獍蛟熊卽行虫內之頑逆鴟鳩狐鼠蛇蝎螟蝗卽行虫內之奸
宄穿窬及一切凶狠耗蠹之輩物之與人未嘗或異惟是人秉
天地之全故十類之中參差錯出而反不一其情物得天地之
偏故各從其類一定不易而能自率其性物不可以害人害人
者法當誅人亦安可以戕物戕物者報必慘隆古上巢下窟布
帛未制菽粟未植其時之人茹毛飲血衣革寢皮蓋爲身命使
然如鯨鯢之吞鰕鱖虎豹之食鹿兔非爲甘脆祇求養生其情
猶屬可原迨桑柘辨而蠶功舉水土平而種植興絮帛可以禦

寒粟麥可以果腹本可無求于物乃以佃以漁取之于外棲塒
棲牢畜之于家或以祀先或以養老或以娛賓或以佐食暢一
己之私害羣物之命準情酌理罪已難追然無故不殺用之必
合于禮少壯不食食之猶有其道雖曰害物尙未恣已之欲雖
曰傷生尙未干天之和積久成劫釀禍猶小今則不然中人之
家珍錯充于庖而貴顯豪富之室更可知千室之聚肥鮮盈於
市而通都大邑之交更可知豈必賓客往來家室亦無不然豈
必高年飫啖幼稚亦無不然此種罪孽尙可逃乎况更有不止
此者燔之而爲炙剝之而爲膾熬之而爲膏剉之而爲鮮磔之
糜之而爲裁爲羹欲甘已口烹割百出而且駝取其項熊取其

掌猩取其唇豹取其胎鷄取其翅羊取其尾魚取其腦螫取其
幫鴿取其卵麋鹿犬豕取其筋與腎精益求精講求無盡以致
一飯之需費錢刀者十千數人之會損生靈者萬億物雖頑蠢
亦何至弁死生而不知物卽微賤亦何堪充鼎俎而巳論人
之禍福恐未必有是論物之罪罪亦何至於斯此怨恨之所以
積而成劫也蓋上天下地莫非一氣之鼓盪氣順則和風甘雨
歲時豐稔而天下於以太平氣乖則山崩海濶變異屢作而兩
間遂無安土要非天賜之罰皆愚氓自爲召致亦非運值其窮
實頑民自爲釀成世之人固於習俗執迷不悟安于劫運之來
曾無有憫而喻之者不亦悲哉其中亦有素甘澹泊不事奉養

及夫大劫既至玉石俱焚無辜而受禍者然自身雖節安保祖
父之無餘殃今世雖恬難必前生之無孽報所以夙根深厚之
士不獨一身茹素亦且廣爲勸人由一而十由十而百展轉勸
化莫可數計功德始爲無量積功既深前愆可釋自能遇難成
祥化凶爲吉大劫之來庶幾可免故曰自修者私而隘其善小
化人者公而溥其功大是蓋有望於善男信女矣因說頌曰

人既愛命

物亦惜身

奈何肆虐

戕賊衆生

死猶不已

加以極刑

刀割燔炙

造罪匪輕

惟望善信

時切哀矜

廣爲勸化

永享太平

九皇斗姥說戒殺延生真經

頌已復爲星君告曰我今所說非同荒誕具屬至理維彼下民
雖入迷途聞此亦當解悟但耽甘悅旨根于食色之性擊肥烹
鮮囿於已成之俗庸人之情習久則安乍變則駭一旦忽欲盡
革前愆勢必苦于淡泊則雖明知當戒而有且快目前寧罹後
災者矣舌敝耳聾終于無益我且爲之權其物命之重輕以爲
戒殺之先後命之重者自當聞聲知警立放屠刀命之輕者姑
且聽其自便以圖後改蓋天地生人其類只一其等不同以人
爵而論自天子以下爲公侯爲卿相爲士大夫爲庶司百職爲
富室爲溫飽之家爲平民爲乞丐爲刑囚罪犯以天爵而論自

至人以下爲賢傑爲善良爲孝子悌弟爲忠鯁之臣爲正人爲
豪傑爲凡庸爲奸佞爲極惡大逆計其等級天人各居其十天
子繼天立極貴莫與並至人首出庶物德莫與京是天子至聖
一人卽以當千萬人則合千萬人之命不足以抵天子聖人之
一命刑囚罪犯天意之所誅極惡大逆人心之所惡此如物中
之虎豹蛇蝎雖至死亡亦不足惜又未可以言命也其餘八種
有一人而止爲一命者有合數人爲一命者有合數十人爲一
命者且有合數百人數千人爲一命者大約從人爵言以位爲
貴從天爵言以德爲尊德位尊貴命亦尊貴德位卑微命亦卑
微無德無位者平庸之人而已所謂一人止爲一命者是也人

蓋如斯物亦有然物有何貴以毛虫爲貴其次卵虫其次鱗虫其次介虫其次化虫其次候虫微虫物有何德以有功於人者爲德功之大小卽爲德之厚薄總七虫而論之微虫不足言命候虫與化虫相去無多此二虫約萬命始足抵介虫之一命介虫已具知覺其去鱗虫不必以萬計約千命卽足抵其一命鱗虫之與卵虫亦然卵虫與毛虫知覺更爲相近故百命卽足抵毛虫之一命毛虫之與行虫亦復相近故三百命卽足抵常人之命此蓋就其類而言若有功之物又當別論有功之物如毛虫中之牛犬騾馬卵虫中之雁鷺雞雉凡屬有功卽尊於同類者十倍功大者又尊於同類之功小者十倍是以傷毛虫之

三百命其罪卽如傷一人之命若有功者止須三十命功大者又止須三命其罪卽如傷一人之命等卵虫雁鷺之屬亦不過千命卽足抵一人之命矣今者統萬國九土試爲持籌以算鱗介以下不必言一日之間殺卵生者幾何殺胎生者幾何殺卵生之有功與功大者幾何殺胎生之有功與功大者又幾何如我所言以相準當不下萬人之命積至一年約三百六十萬命積至十年約三千六百萬命積至三十年則有萬萬命矣害至於萬萬命未有不速其報者故叔季之劫運一世中往往再見然則世之人囿於習俗貪其口腹一時難以盡戒則莫若從物之功大者而先戒之其次及於功之小者其次及於知覺之近

人者如能更進由是自胎而卵自卵而鱗而介並且廣爲勸諭
傳人人皆知當戒各滌前愆歸於不殺將宇宙清靈五氣不舛
劫運永消咸登壽域其爲歡樂當爲何如卽或不能止戒其有
功有覺者餘則姑仍其舊萬物列於前而戒止一二物百味羅
於右而少僅一二味當亦事之無難者矣此雖不能盡消惡業
然亦可輕其報而緩其劫之來未始於世無小補云說頌曰

欲挽劫運

必先戒殺

庸愚未能

姑爲籌略

物貴有功

亦貴有覺

如知所貴

不爲烹割

亦足召和

至於咸若

願聞我言

同聲允洽

九皇斗姥說戒殺延生真經

斗姥頌竟默坐亡時復曰挽劫必須戒殺戒殺莫先有功有功尤貴功大則凡物之有大功於人者自當盡戒然同是物而物有大有小有靈有蠢同是有大功於人而功有常有暫有難有易故大牲不一大牲之有功於人者亦不一而於中細爲權之則牛爲最其次莫若犬牛何以稱最五穀乃生人養命之本爲耕爲耨用力甚苦自春徂秋歷時甚長農人所以列商賈之上乃一牛之力足以准上農者五人朝廷重農則五倍於農人之勞者安得不重不寧惟是牽車致遠驢馬之事願驢馬但能任輕不能任重一遇重滯難勝之貨驢馬皆竭厥不前而牛乃獨

任其事且時值旱乾漑田者藉以車水善於力作羅麩者驅以推磨驢馬雖苦要不如牛之苦驢馬雖勞總不若牛之勞牛之於人其有功爲何如至於性極柔順從無啼嚙之患者猶供役並無偷惰之時勇復能忠曾禦虎以救主靈還有覺每懼殺而淚垂功旣爲百獸之冠知亦非凡獸可比牛之可憫又何如夫有功不賞已爲負心今且易賞爲殺壯用其力老食其肉忍何可言犬之爲物其功雖不及牛其心則較牛爲更靈盤弧之犬能滅寇讐犁之犬能傳書黠能獵於山原狡能司其門戶食主之食撻之而無所怨衛主之家驅之而不忍去牛蓋如有功之臣犬則如守義之士維此一物雖貌獸形實抱人性狗星列於

三垣之外牛星麗於二十八宿之中垂象昭昭天人共憫故害牛至三如害一人之命傷犬至七如傷一人之生自古迄今報應不爽且人欲食物必有可以食物之處若功若德實有以勝乎其物然後食之無慚而物亦甘受其食而無怨然積功累德之人不嗜牛犬者居多而好食牛犬之人又絕無功德者居多豈惟無功且耽安佚男不知耕女不知織惰其四體般樂無度豈惟無德本性盡漓以詐爲能專事刻薄受德不感念怨不休同室操戈至戚陌路忘恩背義中懷叵測如是之人較諸牛犬不如遠甚倘能蔬食菜羹終身飽飫得免災禍亦爲萬幸乃不度德量力而反食牛犬牛犬屈於其勢而雖爲所食其肯甘心

受之耶宜乎怨憾不平之氣上冲於天固結而不可解是以宰割衆生皆足召劫而殺戮牛犬其召劫爲尤速物大者氣必壯心靈者怨愈深故殺戮最多之地大則兵荒水火小則盜賊瘟疫類仍踵接遭劫最慘又不僅三十載再見而已嗟牛與犬實出羣類非我私意有所偏覆三教至人具有明訓聞言不悟自取殃禍積成大劫於人何尤惟是天房之國五穀不生以牛爲糧朔漠之野萬木不芳以犬爲食此若上古茹毛飲血全爲養生非貪口腹罪固可赦矧彼牛犬藉人豢養不知任事無功無德同於羊豕今居中土百穀咸有水陸皆備復資彼力以養以衛漠不知酬反肆殺害此其罪戾如何可宥我今垂慈特發苦

口再四勸諭如有善信誠心奉戒我於斯人必當默佑凡百神
祇其於斯人亦必默佑未食之人永當斷除既食之人急宜懺
悔卽與未食之人善同一體無分高下戒在一身一身無災戒
在一家一家免難戒在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胥保安寧不罹
劫運一世能戒疫癘不侵二世能戒遇難得生三世能戒子孫
蕃榮四世能戒名列上清戒至五世身登玉京我無誑言各宜
凜遵頌曰

牛代人勞 犬爲主衛 嗟此二物 非比凡類

人若食之 罪業加倍 厯久劫興 斷無寬貸

惟願下民 大放智慧 聞言知戒 同聲懺悔

10. 1. 1911

10

10

10

10

10

10

10

九皇斗姥說戒殺延生真經

斗姥又言牛犬二物功大心靈誠人人之所當戒且舉一牛而凡物之類於牛者不可不戒舉一犬而凡靈之類於犬者不可不戒至於他物爲戀肥鮮不能遽斷亦宜去其貪饕時加節愛上不干造物之和下不折一己之福庶使劫運不致速來卽或久而難免亦偏災小害尙不至甚惟願下民間我所言頓生覺悟痛革前非同登大道其或秉性昏庸狃於舊習依回眷戀欲改不能則除牛犬斷不可食之外姑先去其三心存其五戒從易至難以馴至於盡戒之一日一先去其欲行疑惑心人秉天地之理而生慈祥惻隱本所自具今聞戒言方欲奉行而又中

止者半狃於習俗之常以爲彼旣如此我何不可報應之說未必盡然於是堅執成見牢不可奪此爲惑心半由於信心不篤彼見茹素之人未遽得福貪味之徒不皆速禍遂謂事屬虛妄何必斷絕肥甘自求其苦由是旋改旋悔終歸無益此爲疑心詎知爲善貴有特識安可隨世浮沉譬之行舟遇風人曰無害我亦以爲無害放心偕往勢必胥溺後已至於茹素之士固宜得福或他事未善尙當罹禍今雖無福禍則免矣貪味之夫固當得禍或他事可取尙當受福今雖無禍福則削矣夫傷生害命孽報昭彰在陽爲兵荒疾疫之劫在冥爲輪迴畜生之罰或明或幽初非假借皆係實有是事地獄卽不可見劫運固有明

徵陽既不虛卽可知幽亦非誕執迷不悟必若行舟胥溺者然
疑惑之心斷宜首去二當去欲行無益心人方悔悟意欲戒殺
乃復轉念殺生之人徧滿天下一日所殺奚啻千萬今我一人
獨爲奉戒其於眾生有何裨益况我雖不殺仍爲人殺轉手而
已何益之有旣爲無益遂不復戒我觀今人此等愚念往往而
有抑思善行之興必有由始其始原不過數人自此數人一以
化十十以化百百合此數十百人又各展轉相化由少而多由近
而遠愈化愈廣遂成風俗之同如謂獨戒無益必合天下之人
胥肯戒殺而後戒之倘人人各如我心則又安有此一日耶况
戒殺修善俱爲己而設我行我事何與於人我果能戒推以化

人人信固爲可樂人卽不信我心已盡未始非功寧云無益則
有此心者自當速去三宜去旣行退悔心人能戒殺自必邀福
福或未來必所戒之未盡尙須有待抑或他事不善僅可抵罰
如肯信心遵行積之旣久自然千祥畢集無福不臻奈今之人
茹素之事未舉望報之念早殷稍緩其報卽謂上聖虛言我何
自苦舊態復蒙大生退悔亦思家無疾病官無刑囚身際昇平
得享醉飽無災無難是卽爲福且報速者福猶小報遲者福愈
大遲之又久景福始來一旦總報亦未可知退悔之心烏可不
去五戒者何一戒自殺親手殺生慈心安在自宜戒之以養天
和二戒爲己殺爲我殺生罪皆歸我如何其可在家須曉諭家

人在外須預謝親友囑令弗殺以免己罪三戒兼殺物命當惜
既有其一已足佐餐必欲兼味非縱口腹而何如不急戒罪何
可這四戒無故而殺歲時伏臘祀先讌客習俗同然不得不爾
無故而殺則爲已矣且有故之殺殺有定數無故之殺殺無已
時旣欲修福何可不戒五戒未當殺而殺獸方有胎禽方抱卵
魚不五寸鱉不半筋一切飛走鱗介之屬未及其候者皆爲非
時殺之量足增罪不可不戒去此三心守此五戒孽雖未清殺
機已滅由此擴充又何可量挽回劫運端自此始特是一人戒
殺所全有限卽使能行亦復幾何則放生又有不可不講者因

說頌曰

饑為世病 一朝難變 我心不忍 為施針砭

去三戒五 立法至簡 簡則易從 奉行殊便

行之罔怠 獲福何限 夫豈虛語 久當自驗

九皇斗姥說戒殺延生眞經

斗姥又爲皇君告曰我今所言倘有善信奮然樂從去此三心
守此五戒自然福集一身並可庇及眷屬事有必然更無可疑
所慮先代遺殃前生餘孽或有未盡則免禍不遑安能致福下
士不知反謂戒殺無益頓生誹謗其若之何顧福之不來由於
善之未足果思邀福務廣其善善何以廣莫如放生蓋一人之
口腹有限則一身之戒殺無幾即使轉相勸諭而信者半不信
者亦半所化亦寧有幾惟有放生功最無量終身之愿可以一
日而滿千萬人之善可以一身而兼信心力行禍可立消福可
立至曾無一之或爽放生之事雖貴所放之多尤貴所放之大

放無功無識之物萬不如放有功有識之物一
是故放耕種之牛一命抵放凡獸百命抵放卵虫千命抵放鱗虫萬命抵放介
虫百萬命抵放化候之虫萬萬命而不耕之牛半其數驢馬又
半於不耕牛之數犬又半於驢馬之數猿猴貓狸又半於犬之
數羊豕又半於猿猴貓狸之數其餘知覺頑鈍無功於人亦無
害於人之獸又半於羊豕之數由此推之而卵虫去牛之高下
可知鱗虫介虫之高下亦可知放生者可以知所急矣大約放
凡獸一命止爲一功靈覺之獸爲十功犬三十功驢馬五十功
不耕之牛八十功耕種之牛百功若以財帛准算大富大貴之
人三百錢爲一功豐餘之人百錢爲一功温飽之人五十錢爲

一功再下三十錢爲一功小民十錢爲一功赤貧者一錢亦爲一功矣故窮民放牛一頭抵温飽之人放牛五頭抵富貴之人放牛十頭抵大富大貴之人放牛三十頭其功與救人一命等赤貧之人視窮民遞減其數功亦如是下於牛之獸視牛遞增其數功亦如是人謂窮民難於放生不知難於放生者卻易於見功貧者可變而爲小康天者可延而至下壽百福可招諸難可解人亦何憚而不爲之耶且凡善雖可格天然必有待而爲如合人夫婦完人骨肉還人遺金救人性命詎不更大於放生但此非常有之事未必一時能遇就使有遇亦屬偶然斷不可以常繼之理惟有放生隨地可行亦隨時可行錢多多放錢少

少放量已之力初無定限并隨人可行所以人當疾病急難之時善行善事以延已命心非不切而徒抱空愿安能有驗不如急爲放生旦夕之頃即可滿愿則旦夕之間即可收效事簡而易行報速而功大一人行之可救一身之難衆人行之可挽世運之劫欲廣善果誠莫如是汝憫下民多厄欲我垂慈力爲消釋亦思劫本傷生孽由人造天作者當禱諸天天心格而禍患斯消人造者仍當責諸人人人事盡而氣運始轉劫非我作我何能救惟爲指其禍之所自來詳其救之當何法以待人之自爲挽回信則戒殺以解殺人登壽域蒼生自受其福不信則因殺以召殺世多兵火亦蒼生自取其殃召既由人解亦由人要非

局外之所能代譬之良藥治病本可一劑而瘥乃諱疾者畏其
苦口棄置不服終於死亡而後已雖有良醫其如人之不信何
因說頌曰

戒殺雖善 保全猶隘 惟有放生 厥功最大

一倡百和 萬物咸賴 殺戮之天 不難轉泰

區區所求 何患弗速 努力遵行 勿疑勿怠



九皇斗姥說戒殺延生真經

斗姥說頌畢祥雲縹緲花雨繽紛青鸞翔於金闕白鶴舞於瑤階異香馥郁沁人毛髮諸瑞畢集莫可言殫時羣真雖退猶徘徊於摩利支天窺日月之往來考星辰之高下衆情怡暢遊思正酣忽見斗姥所居氣騰五色光燦陸離星珠若纓絡之垂香霧如沉檀之靄又聞天樂繚繞不假笙管發於虛空自成節奏於是羣知有異乃相率復至宮前斗姥亦灼知羣聖之來命星君先出戶外整容相迎諸真既至寶座下各稽首上白曰大造無私不私一物大道無私不私一人適因異徵故復求見迨詢星君稍知其略竊以聖謨洋洋必非習聞願共諦聽乞

宣揚 斗姥曰善哉善哉居吾爲汝等更詳之天地之大仁莫過於生物世人之大惡莫過於殺生天地有好生之心斯百物蕃衍而不窮世人有好生之心斯子姓綿續而不絕是不忍於物之一念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亦人之所以爲人存而擴充之則與天地同其性而在天爲元德者在人卽爲仁牯而滅亡之則與禽獸同其歸而大則殃及一家者小則害在一身蓋花菓之核其中有物名之曰仁緣有是仁故植之卽生舉凡凌雲蔽日之材莫不本此仁以暢茂條達馴致於葱葱而鬱鬱人身猶菓也人之心猶菓核也其不忍於物之心猶菓之仁也上哲心知其故保護勿失如種樹然滋之以雨露加之以栽培亦若

大木之凌雲蔽日而業足以贊造化功足以庇蒼生遂爲宇宙所不可少之人下士昧昧縱其甘味悅色之性止圖自快其口體仁之滅亡有漠然其不顧者猶此無仁之核安有不卽於槁喪者乎前者劫運之說吾猶指其遠者而言若以命準命彼芸生之輩庸庸碌碌高出於物者能有幾何嗜殺不已其禍立至且有不積至百年積至數十年而待劫運之來始同歸於盡者矣是故爲一已而害有功於人之物過十命者必有報過三十命者必有惡報爲一已而害無功於人之物過百命者必有報過三百命者必有惡報爲一已而害知覺類人之物過三十命者必有報過百命者必有惡報爲一已而害知覺不類於人

之物過千命者必有報過三千命者必有惡報等而下之爲一已而害冥頑無識之物過萬命者必有報過十萬命者必有惡報至於微虫雖屬么眇亦有微靈過十萬命者亦必有報報足以償其罪則及一身而止報猶不足以抵其辜則且殃及一家災及子孫積至數十年合一方而統算其報爰有水火刀兵虫蝗疫癘等事而爲一大劫然則劫運之來但就其所積者而言非謂必至數十年始成一劫而中間之肆虐者反得優游無害也夫慈心於物在世人視之不過以爲煦嫗之善毒虐於物在世人視之亦不過以爲貪饕之惡其去殺人之罪似乎有天淵之別抑知逐日而分算之則見少固不可與害人者並其罪厯

久而總計之則見多當卽與殺人者同其科况天地以仁而生
人人之生也秉仁而成性仁亡卽性亡性亡卽心亡人至於心
亡則一身之主宰已絕上以棄天之所予是爲悖天下以棄己
之所有是爲失己天人胥喪縱倖而未及於禍亦寧能偷生食
息久於天地間耶或因慈悲不忍坐視特發苦口說此相勸汝
等倘能體我之心亦發慈悲轉轉相勸其功德實爲無量因說
頌曰

人秉天地性 本與同其仁 自爲口腹累

遂乃喪厥真 心亡百體枯 禍且及乃身

我今發慈悲 一一細敷陳 不厭再宣說

覺此下士民
倘能廣相勸
功德寧有垠

九皇斗姥說戒殺延生真經

頌畢復爲諸真言曰殺生惡報昭昭不爽嗟彼下民懵然無知
翻以有徵之言謗爲不經之說異口同聲一唱百和此如病者
不獨諱疾亦且詈醫雖有良藥亦若之何我今慈悲弗憚饒舌
專爲下民委曲一言口之於味固屬性生就肥嗜鮮誠有必然
蒼然陸有羊豕水有魚蝦家有鷄鶩野有兔雉亦足饜口腹之
慾矣何必橫度於牛犬奢取於鱣鱉椎驢馬以爲豪烹鳧雁以
示異我勸世人試作一譬譬之天地所生可食者止此豚豕魚
蝦數物其餘諸物皆有大毒不堪佐食則亦付之無可如何當
其初戒猶出勉強久久一如性成自能不見不思見亦不食矣

不盡惟是五方之風土不同其甘食之性亦有不同者如牛馬
之肉往往有西北之人食之以爲甘藟者東南之人反以爲膾
燥而難近魚鱉之肉往往有東南之人食之以爲鮮美者西北
之人反以爲腥穢而難聞鰻魚蚌蚶共爲上品而關以東不食
鱉陝以西不食鰻駝峯豹胎列於八珍而滇以北見之而卻步
江以南嗅之而欲嘔我勸世人自雞豚魚蝦而外其視他物亦
如東西南朔之殊其好則亦何不可戒者抑更有說慙隱之心
生人皆具世之好爲宰割者雖就味使然要皆安於習俗視爲
固然所致倘使靜夜自思彼畜生之貪生曾何異於人之貪生
畜生之畏死曾何異於人之畏死其豢於牢者一旦殺之於庖

其臨死踣躅不肯就戮之形與人之臨刑畏縮而魂飛魄散者有異無異其棲於地者一旦烹之於俎其垂死哀鳴望人釋放之狀與人之垂危望救而呼號悲愴者有異無異畜生特囿於其類有苦而不能訴卽訴而人亦復不能解遂謂畜生無知殺亦無害抑思螻蟻尙且貪生安有畜生而反不知者此皆緣人未嘗靜思之故若肯靜思作一設身處地之想當必有對之不甘食之而不下咽者矣夫人之好殺習久成慣遂甘爲屠伯而不辭人之好生亦習久成慣將進於善良而亦不知甘爲屠伯物固受其累而身亦必罹於災進爲善良物固叨其惠而已亦且蒙其福無論富豪巨室力足以殺而能勉爲不殺天必錫之

美報以彰其善卽在貧賤之人力不能殺而能存心於不殺且能止人以殺天亦必錫之美報以表其優其故何耶有財者徵之於實事事行而兩大休和之氣隨之以轉自然百祿之來會無財者存之以實心誠而兩大休和之氣亦隨之以轉自必萬福之來同蓋生人之心原卽天地之心從乎殘忍始與天悖而遂日陷於危亡今乃去其殘忍反乎本初則仍與天地相合而天地焉有不默佑者乎總而言之天地以仁故四時五行於以不忒生人以仁斯四肢百骸於以從令世道何以治治於人心之仁所謂人心順而天地之氣亦順者此也世運何以劫劫於人心之不仁所謂人心乖而天地之氣亦乖者此也江河之

水本清汙之者衆斯濁而不復清天地之氣本寧撓之者衆斯
逆而不復寧夫撓之孰有過於殺生者故舍戒殺而欲世運之
無劫一身之無災猶欲使受汙之水而同於澄潭之清也如之
何其能之因說頌曰

我思血肉味 本不足柔頤 胡爲下界民

紛紛甘如飴 此若蠅與蚋 盲昧無所知

惟臭日相逐 遂致災禍罹 試於清夜間

捫心一靜思 物我無二相 自能發仁慈

九皇斗姥說戒殺延生真經

頌畢斗姥復言我觀下民實所難解彼夫縱口腹之慾甘卽災禍至死不悔已屬大愚乃更有不必殺而殺不當殺而殺不忍殺而亦殺之者既非庖厨之必需亦非日用之恒品有之不見多無之不見少亦復肆其殘殺喪厥仁心致令一身之災禍益大舉世之劫運益速同然安之毫不知省此誠何心尤不可解其不必殺而殺者何萬物並生於兩間飛者自飛走者自走各率其性本不相害自人爲饜飽之計爰是智弋術取毒害之機斯開然猶溺於口腹明知明犯猶爲可原至若釜甑所不入盤飧所不供人人之所不食斯亦可以釋之矣而世人亦必羅而

致之或因或摯終使歸於死亡而後已如獸中之獼猴松鼠鳥中之紫燕麻雀水中之青純紅鱗虫中之蜻蜓蛺蝶此等之物豈亦可食者耶不過圖一時之暢意以物命爲戲具人則樂矣物則何堪壯夫旣所不免而童齡尤爲難禁夫人當童稚天良未斲引之於仁愛之途則天良保而自能日進於善引之於殘刻之路則本真喪而自然日接於惡仁則多壽不仁則多妖童年關煞中年夭折多由於此亦思玩弄之具何所不可必欲毒害生靈始爲娛樂果何心歟世人當自警醒童稚責在父兄犯是者務宜痛革前非庶乎其可不當殺而殺者何人之佐食皆有常品羊豕魚蝦雞鷄之物儘足以悅人之口充人之腹乃

又窮奢極欲伐燕之窩孽魚之翅斷鹿之筋炙熊之掌斯已造孽良多而人心不仁猶不知止更於不當食者而亦食之如粵人之肥蠶閩人之龍虱吳人之蝦子越人之蟊螟齊人之蚱蜢秦人之菓狸有而食之亦可卽無而不食亦何不可而謀利者必欲取而售之於市貪饕者必欲購而登之於筵其干犯天和較諸不得已而殺者殆有甚焉况類而推之更有不僅此者搜山之珍幾窮其類取海之錯幾罄其族巢居者燬繳之餘加以火炮穴處者發掘之外繼以焚燒蒐索殆盡曾無遺種召災連禍斷無或爽至於東南之蠶爲功甚大纂組締繡皆其所成綿絮絲纊皆其所出養而煮之固屬無可如何然於煮熟之後卽

當選地瘞埋何忍爭售其肉恣意啖嚼功以讐報德以怨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又有甚者漠北之野有獸焉名曰野鼯其形似鼠秉性慈善每當寒沍見人僵臥欲死者輒呼類相護土人熟悉其性遂於大雪時服食熟藥偽作無衣之人裸體倒臥雪中引其來救從而掩得之剝其皮以射重利嗟乎獸有仁心不忍於人而呼朋以相救人有獸心忘其爲已而譎其計以相害彼蠶之煮猶謂出於無如之何此因其仁而卽以仁愚之是爲喪心鼠之爲命雖小而以忍報不忍之心爲鬼神所痛疾方之食蠶之蛹者罪且百倍其罹禍必有不可言者夫常食之物旣爲口腹所必需不可一日少缺乃此三者俱非切要似可相忘

又必登之於俎以示異羅之於室以悅目貨之於市以網利但知自樂不思物苦一倡百和舉世皆然不知一身之福斷削已盡兩間之氣撓亂已極夫何怪災害兼至劫運迭興耶迨夫既及於禍遭鋒刃者一如衆生之宰割填溝壑者一如衆生之倒斃囚圜圜者一如衆生之樊籠死水火者一如衆生之烹炙肆其惡於平時收其報於一旦積其惡於祖父遺其報於子孫詎不可悲詎不可憫我爲約舉其略而其所不及詳者更不知凡幾惟望善信之士卽我所言勉力自戒且以勸人並望推類以盡其餘與衆生羣安於浩蕩之天小以免一身之災大以消世運之劫生享榮華死登仙籙庶不負我之慈悲夫因說頌曰

人爲口腹累

種此無限孽

斯已屬大愚

戒之允宜急

奈復肆毒虐

旁及於一切

遂使天賦良

久之盡漸滅

鬼神共震怒

罪罰豈有極

惟望從我言

回心早懺釋

九皇斗姥說戒殺延生真經

斗姥頌畢默坐片時復言曰我謂好殺者必受惡報戒殺者可免災殃此非虛語實有至理故爲地獄之說者猶爲愚民言之若以兩間之化而言陽爲善善有善氣陰爲惡惡有惡氣本是分道而馳好殺者仁心已亡如蛇蝎然其充實於一身之內者皆狠毒之氣戒殺者仁心不滿如麟鳳然其充實於一身之內者皆和順之氣天地積氣而成萬物秉氣而生氣與氣感自從其類爲善者善以召善生無孽報之苦死有上昇之樂蓋善氣屬陽與天爲類故其生也爲諸福之歸及其死也爲昇天之引爲惡者惡以召惡生不免於橫逆死不免於歧途蓋惡氣屬陰

與地爲類故其存也爲百禍之集及其亡也爲輪迴之根然則
好殺之變禽變獸爲鱗爲介不必冥冥之中有神驅之使人於
異類而不容強要卽其平日好殺之氣氣以從氣自入於畜道
而不自知是故爲人強橫而好殺者轉世當得虎狼報爲人柔
弱而好殺者轉世當得犬羊報爲人勤苦而好殺者轉世當得
牛馬報爲人情快而好殺者轉世當得豚彘報至若好殺而其
爲人尙有他事可取者轉世當得貧賤報好殺而其爲人並無
一事之可取者轉世當得禽鳥報又其甚者轉世爲鱗介報害
及萬萬命者轉世爲蛆虫報總隨各人所具之氣以爲各人獲
報之由所謂種瓜得瓜種荳得荳初非天地鬼神有意於其間

也試爲譬之天地猶如人身善惡兩途猶若水穀二道爲善者得善報爲惡者得惡報猶水穀在人腹內不必人之細爲分理而水自入於水道穀自入於穀道有一定而不可亂者人不知水穀之何以能分天地亦不問善惡之何以得報無心成化其理則一而已矣雖然世亦有戒殺而不得美報者此何以說夫天地生物本不與人以食今能戒殺第不造孽未可以言善也顧戒殺之人縱無美報而惡報則斷無矣其所以無美報者或其積福尙薄未堪承天之佑或本當災禍因能戒殺遂得陰爲消去或一時未報久之終得美報不可因目前未報竟謂無報也若夫好殺之人本當卽報而間有未報者必其祖父留遺之

善氣甚厚一時剝之而不盡抑其夙世栽種之善氣甚深今生受之而未完不然或有隱德足消其毒如救人一命即可抵物命千萬矣再不然將有大罰遲之又久而始至或斬其嗣或覆其族皆未可知若云恢恢之網竟至疎漏必無是理於何信之卽信之於其理蓋報之出自天地鬼神者容或猶有疎忽之時今之得報多以氣感使好殺而得善報猶水而忽然就燥火而忽然就濕有是理歟汝等試觀下界其椎牛屠狗之人歷久不改及其老也每每變其本相椎牛者其狀猙獰宛然一牛屠狗者其形拳曲儼然一狗至若殺羊爲生者其目多昏恍成羊眼宰猪爲業者其音多啞竟若猪聲數物已然他物可知在生且

然死後更可知世之人當卽此爲鑿私念彼殺生者獲報業已
如是我雖不殺然呷汁同罪安得竟爲脫然倘一夕眼光落地
萬不能保其若之何於是淡其口腹薄其滋味先戒其所易戒
漸而充之以至於無不戒仰以體天地之心俯以立萬物之命
則不必更爲修持而已登仙佛之列快何如之因說頌曰

氣有陰與陽 分而爲善惡 作善陽之歸

作惡陰之屬 殺生惡最大 其報必慘酷

天地本無心 一一由人作 氣與氣相從

初無分毫錯 曷不急回頭 怡然集諸福

九皇斗姥說戒殺延生真經

頌畢斗姥又言我謂善惡之報初非神驅實人自召亦既以人身爲喻矣然則天地無心鬼神無爲我與汝等竟果一無所事乎是又不然開闢以來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靈天地之氣本無乖戾其時雖有洪水龍蛇之患而安之固然不爲人害自世人殺戮旣甚百物怨憾之氣充塞乎宇內由是清者不復清靈者不復靈五氣乖舛陰陽失調各乘其所傷以爲致災之由而劫運斯起蓋竭江海之藏則水氣傷而潰決之劫興搜山嶽之有則木德傷而凶荒之劫興擊肥烹鮮宰割過多則金氣傷而兵革之劫興窮奢極慾燔炙太甚則火氣傷而烽燹之劫興發

獸之穴啟虫之蟄醉飽無度飲食不節則土氣傷而山崩地震
以及瘟疫之劫興是卽天地之病也夫天地何病之有因人之
撓亂以爲病則欲治天地之病必先自人始苟非上聖孰能治
之上聖者鬼神之至尊天地之醫藥也劫運將至多方以防或
爲星辰之變著其象以示警或使妖孽之萌顯其端以告災迨
夫劫之既來殫力相救或委曲以調停不令拖延其時日或甄
別以施報不使弁及於善良各司其事各盡其心天地之氣賴
以復和下民之旅賴以不絕我與汝等歷劫至今亦已屢著微
勞然我以爲病有其自而治之者貴拔其根病根不拔雖補救
於一時積而久之必將復發故特剖晰天地受病之原以爲世

告世人須知劫運爲天地之病而天地之病皆由人致於是留
江海之餘而尺鮪不鬻於市數罟不入於池以杜水滂之劫存
山嶽之產而野味不入於庖異品不烹於鼎以杜饑饉之劫薄
其奉養不爲非禮之宰以杜兵革之劫泯其滋味不爲慘酷之
殺以杜焚燒之劫體大生之心開一面之網宴會有時食物有
節以杜崩頽疫癘之劫此猶服藥於未病之先謹疾於不病之
日病根旣無疾何由作慎毋謂病在天地於人何涉釀在衆人
我獨何爲夫恣其屠戮致干太和而爲天地禍者究之曾何損
於天地而仍爲自禍儉其口腹攻去病源而爲天地救者究之
曾何補於天地而還爲自救怙過不悛妄謂無涉豈智者之爲

哉若云作自眾人非一人之所能挽此亦非通人之論夫我倡之而衆人和之則同登仁壽固足以消世運之劫我倡之而人不我從則獨自砥修亦足以免一身之難如云非一人可挽聽其自然則我也存是心人也亦存是心彼此推委莫肯自奮譬之江河日下終無迴瀾之日矣我不敢自居良醫謂可醫天醫地然切病之派溯病之源斷然不差竊亦可以自信特恐見雖真而人反見疑藥雖良而人不肯服空懷濟世之心目擊人之死亡而不能一救爲可哀也汝等同爲天地之醫人亦當各効其力願竟聽我之獨任其事而漠然曾不動其心乎因說頌曰

天地本無病 因人以成患 上聖發苦心

相與力爲挽
我謂疾旣作
補救亦已遲
不若未病前
早爲平其怨
物怨果盡無
災害自消渙
長譬更短喻
毋負我所願

九皇斗姥說戒殺延生真經

斗姥頌畢羣聖咸作而稽首曰恭聆慈諭剴切詳明真足令人
劇心怵目宜乎召致和休諸祥畢集我等德力雖微而濟人度
世之心願未嘗一日去諸懷特是旣荷 聖慈則心光所及自
能與大化同流日月懸於天而何待燈燭之光雨露徧於野而
何庸桔槔之智至人作於上而何取中材之助 斗姥曰噫是
何言哉雷丸能制毒必得芫花以爲佐大黃能下食必得芒硝
以爲使將雖勇豈能以一身而克強敵君雖明未聞以一人而
致邗隆繼今以往人世如有善信聞我所言發愿戒殺不拘何
神一有知覺務卽報達准予福壽以爲世勸若在疾病之中懺

慳待斃當使痊愈抑或事出无妄官符牽纏淹淹牢獄當爲解
釋卽至水火爲患或江湖遇風舟幾覆溺或鬱攸不戒屋將焚
燒倘有虔心戒殺許愿水火二部之神急當爲之救護保其安
寧不僅惟是無子而求者許其有子爲名而禱者准其題名貧
賤之士倘能不殺俾之轉爲温飽富貴之子如能放生令其永
享榮華此非我有偏私益和氣致祥戾氣致殃一念之善雖不
足以挽回天意而召祥之機已動卽可轉禍而爲福譬之寒沍
冰凝春氣一到寒尙如故而其凍已有漸解之勢故作惡之人
果克回心其從前所作之惡固有不難立消者惟恐自謂造惡
已極縱肯改悔當亦無補於是甘爲不善怙過以至於終斯罪

大而不可解矣然叔季之民囿於習俗盡失本來不有速效安
肯改圖故有人信從我言設當患難呼我名號矢愿不續我
當聞聲立赴卽爲救援而尤望汝等之相爲助以治天地之病
以挽斯民之劫以成我今日之願焉諸聖聞言皆稽首拜諾僉
曰願如斗姥之命於是斗姥喜動慈顏輾然而笑起別羣聖
欲歸內宮隨聞天樂競奏妙香觸鼻珠幢寶蓋簇擁鸞車更有
金童前引玉女後隨圓圭方璧如意香巾各執其一相與呵護
以返乎玄瑛之宮羣聖旣送斗姥亦各各辭星君而去時星
君卽以斗姥所言命司書典籍軒轅真君少加以文彙次成
經垂示下民並紀其在會諸聖列其名號於左俾禮頌者得與

斗姥同其瞻仰以為救劫消災之一助云

志心朝禮

摩利支天九皇斗姥金輪開泰天尊

志心朝禮

聞聲立赴無求不應太乙救苦天尊

志心朝禮

混元六天傳法教主錫福蕩魔天尊

志心朝禮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志心朝禮

玉清內相純陽呂祖興行妙道天尊

志心朝禮

位極木天天仙領袖東華大帝

志心朝禮

統攝金方地仙領袖西清大帝

志心朝禮

光並離明神仙領袖南極大帝

志心朝禮

上元一品賜福天官紫微大帝

志心朝禮

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虛大帝

志心朝禮

下元三品解厄水官洞陰大帝

志心朝禮

參贊元功北斗九皇星君

志心朝禮

大德主生南斗六司星君

志心朝禮

北斗左司延壽主文軒醜真君

志心朝禮

出顯入幽化行十方仁慈薩大真君

志心朝禮

參贊靈霄天醫堂院立願濟度冷大真君

頌曰

嗟彼下界民 殺生日無已 遂致災禍興

害物還害己 斗姥發宏慈 羣黎同一體

爲說無上經 能消世運否 更賴羣聖功

相助以爲理 有求無弗應 虔心速頂禮

